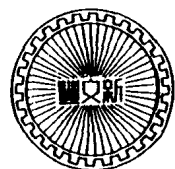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一二冊目錄

文學類



情豔小說

潮嘉風月記一卷	清	俞蛟撰	香	豔	一
泛湖偶記一卷	清	繆良撰	香	豔	一
帝城花樣一卷	清	蕊珠舊史撰 (楊懋建)	香	豔	一二
海陬治遊錄三卷附錄三卷餘錄一卷	清	淞北玉鮑生撰 (王韶)	香	豔	二
珠江梅柳記一卷	清	周友良撰	香	豔	六六
花國劇談二卷	清	淞北玉鮑生撰 (王韶)	香	豔	六八
淞濱瑣話十二卷	清	王韶撰	香	豔	八七
白門新柳記一卷補記一卷白門衰柳附記一卷	清	許豫撰 楊亨補記	香	豔	二一一
珠江奇遇記一卷	清	劉瀛撰	香	豔	二二四
金小品傳一卷	清	吳從先撰	香	豔	二二五
圓圓傳一卷	清	陸次雲撰	香	豔	二二六
河東君傳一卷	清	陳玉堪撰	香	豔	二二七
邵飛飛傳一卷	清	陳鼎撰	香	豔	二二八

wt95/02

沈秀英傳一卷	清	繆 良撰	香	豔	二二九
珠江名花小傳一卷	清	支機生撰	香	豔	二三〇
徐郎小傳一卷	清	吳從先撰	香	豔	二三四
姍姍傳一卷	清	黃 永撰	香	豔	二三五
張靈崔瑩合傳一卷	清	黃周星撰	香	豔	二三六
楊娥傳一卷	清	劉 鈞撰	香	豔	二三九
頓子真小傳一卷	清	吳從先撰	香	豔	二四〇
黃竹子傳一卷	清	吳蘭修撰	香	豔	二四一
太恨生傳一卷	清	徐 瑤撰	香	豔	二四二
十八娘傳一卷	清	趙古農撰	香	豔	二四四
香天談藪一卷	清	吳雷發撰	香	豔	二四五
十美詞紀一卷	清	鄒 樞撰	香	豔	二四九
胭脂紀事一卷	清	伍瑞龍撰	香	豔	二五三
小星志一卷	清	丁雄飛撰	香	豔	二五五
十眉謠一卷	清	徐士俊撰	香	豔	二五七
美人譜一卷	清	徐 震撰	香	豔	二五九
紀唐六如軼事一卷	清	不著輯人	香	豔	二六一
宋詞媛朱淑真事略一卷	清	不著輯人	香	豔	二六二
某中丞夫人一卷	清	不著撰人	香	豔	二六四
黑美人別傳一卷	清	不著撰人	香	豔	二六五
廬山二女一卷	清	不著撰人	香	豔	二六七
漢宮春色一卷	清	不著撰人	香	豔	二七〇
娟娟傳一卷	清	不著撰人	香	豔	二八二
王嬌傳一卷	清	不著撰人	香	豔	二八三

太曼生傳一卷	□	不著撰人	香	豔	二九一
金縷裙記一卷	□	不著撰人	香	豔	二九二
金釧記一卷	□	不著撰人	香	豔	二九三
百花園夢記一卷	□	不著撰人	香	豔	二九四
巫娥志一卷	□	不著撰人	香	豔	二九五
荻樓雜抄一卷	□	不著撰人	香	豔	二九七

歌譜小說

粧臺記一卷	唐	宇文士及撰	香	豔	二九九
釵小志一卷	唐	朱揆撰	香	豔	三〇三
髻鬟品一卷續髻鬟品一卷	□	鮑協中撰	香	豔	三〇八
妓虎傳一卷	清	吳從先撰	香	豔	三一
記栗主殺賊事一卷	清	潮聲撰	香	豔	三一四
美人判一卷	清	尤侗撰	香	豔	三一五
妒律一卷	清	陳元龍撰	香	豔	三一七
閨律一卷	清	芙蓉外史撰	香	豔	三二四
十二月花神議一卷	清	俞樾撰	香	豔	三三〇
元寶公案一卷	清	謝開寵著	檀	几	三三三
醋說一卷	清	了緣子撰	香	豔	三三七
甲癸議一卷	清	嚴可均撰	香	豔	三四〇
梵門綺語錄三卷	清	不著撰人	香	豔	三四一
天足考略一卷	民	徐珂撰	天蘇閣		三六五

故事

月河所聞集一卷·····	宋	莫君陳撰	吳	興	三七五
湘山野錄三卷續錄一卷（又名重雕改正湘山野錄三卷續一卷）·····	宋	釋文瑩撰	古	書	三八三
竊聞一卷續一卷·····	明	葉紹袁撰	卣	園	四三七
瓊花鏡一卷·····	明	葉紹袁撰	卣	園	四四九
明語林十四卷補遺一卷·····	清	吳肅公撰	芋	園	四五三
矩齋雜記一卷·····	清	施閏章撰	昭	代	五五五
客舍偶聞一卷（一名客舍新聞一卷）·····	清	彭孫貽著	振	綺堂	五七九
張氏卮言一卷·····	清	張元廣撰	昭	代	五九三
守一齋筆記四卷客窗二筆一卷·····	清	金捧闔撰	江	陰	六一一

潮嘉風月記

泛湖偶記

帝城花樣

海陬冶遊錄

珠江梅柳記

花國劇談

潮嘉風月記

山陰俞蛟清源著

青樓珠箔能勾蕩子之魂。赤仄雲綸。難賣妖姬之壑。被無窮之遺害。溯作俑于何年。金縷歌殘。豔名花而早折。玉簫聲咽。傷幽會以難期。洞號迷香。入尋何衆。泥惟沾絮。洗脫者誰。僕也不解溫柔。貽譏風雅。遇紫雲于席上。敢發狂言。度綠水于牆邊。頓忘綺夢。墨堆雪嶺。美醜無煩。加黑白之評。風貼荷珠。烟綠何必有短長之喻。乃梅州帶水。毗接封圻。而潮郡連疆。地鄰瀛海。徹夜之笙歌。疊奏。撥鷗絃而驚起潛鱗。侵晨之紛黛。皆香。籠蟬鬢而豔留碧浪。采風問俗。紀載宜詳。品翠題紅。篇章爭麗。逞鄉心而賣眼。每氣盡于綺袴園中。竭獻笑以呈歡。徒魂斷于蓬牕深處。迨夫色荒情倦。繼以衰敝金殘。對此日之蕭條。傷懷殊甚。憶當年之佳麗。回首難堪。是用箴規。爰資搜輯。

麗景

潮州居羊城東北。山海交錯。物產珍奇。嶺表諸郡。莫與之京。以故郭門內外。商

卷四 潮嘉風月記

十八

香艷

族輻輳。人烟稠密。儼然自成都會。昔韓文公貶潮州刺史。驅鱷魚之害。開文教之端。後人追慕其德。名其江曰韓江。越今七百餘年。烟波浩渺。無滄桑之更。而繡幃畫舫。鱗接水次。月夕花朝。鬢影流香。歌聲曼玉。繁華氣象。百倍秦淮。此外如梅州之八角亭前。齊昌之西河塘外。雖規模不及。而雨絲風片。帶人魂魄。如出一轍也。若非在上者惠養有方。則荒微之區。安能富庶華美至此極哉。潮嘉曲部中。半皆蠶戶女郎。而蠶戶惟麥濮蘇吳何顧曾七姓。以舟爲家。互相配偶。人皆賤之。間嘗放諸紀載。謂之水欄。辨水色。即知有龍。又曰龍戶。秦始皇使屠睢統五軍監祿殺西甌王。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意者今之蠶戶。卽西甌之遺民歟。生男專事蓬蒿。祇在清溪潮陽五百里內。往來戰運物貨。以受值。生女則視其姿貌之妍媸。或留撫育。或賣鄰舟。父母兄弟。仍時相關。間稍長。輒勾眉敷粉。撒管調絲。盡其相沿之習。有不能不爲娼者。非如燕趙之區。隨處可遊。資生多術。乃不顧廉恥。以身爲貨。可同日而語。故遇交好者。擇純謹可倚。卽託以終身。不俟老太始嫁作商人婦也。廣東蠶戶。與浙江鹽民。

會蒙

論旨。准其爲良。與居民一體安居習業。土豪地棍。橫加逼辱。依律治罪。載在令典。此真胞與爲懷。欲激斯民舊習之汚。無如結習莫除。甘於下賤。亦可哀也已。六蓬船形勢。昂首巨腹而縮尾。首長約身之半。前後五艙。首艙居則設門。并几席之屬。行則并蓬去之。以施篙楫。中艙爲歇客之所。兩旁垂以湘簾。雖寬不能旋馬。而明敞若軒庭。前後分爲燕寢。几榻表枕。套具熏籠。紅圍雅器。無不精備。挖幔初入。竟錦綉奪目。芬芳襲人。不類塵寰。然此猶麗景之常耳。頃年更有解事者。屏除羅綺。臥處橫施竹榻。布帷角枕。極其樸素。榻左右各立高几。懸名人書畫。儿上位置胆瓶。彝鼎。間倚蓬牕。焚香押花。居然有名士風味。對榻設局。脚牀二。非詩人雅士不延坐。韓江抵清溪。往迴千餘里。處處修篁夾岸。每乘此船。與粉白黛綠者。凭欄偶坐。聽深林各種野鳥聲。頓忘作客。是何異古之迷香洞。非胸有卓識。安得不爲之惑。諺云。少不入廣。觀此故歟。

卷四 潮嘉風月記

十九

香艷

眉約秀。淡若春山。綵袖曳風。睡花凝碧。繡鞋步月。瘦玉生香。至於瓊瑤聲低。芳蹤漸遠。釵鈿製巧。新樣頻翻。更有不能枚舉者。而儉荒之徒。固於習俗。每嫌蓮船不束。無論妍媸。見而齒冷。是皆措大之見。烏足與品題佳麗哉。從來歌咏美人。未嘗語及其足。史稱楊妃羅襪。宋書稱婦人圓履。韓冬郎詩云。六寸圓膚光。纖纖皆不纏足之明驗。且昔人論東坡詩。如名家女大脚步便出。是女之美惡。不在足之大小。今有人焉。濃眉闊目。碩腹粗腰。雖裙底雙鈎。不盈三寸。亦謂之佳麗乎。如余所見潮州之竹姑。與寧之貞娘。月鳳。郭十娘。夢蓮。鳳梅。州之吳小。金。麥。鳳。妹。皆眉黛楚楚。一笑嫣然。緩行獨立。倍覺娉婷。余雖不解箇中三昧。而知當日西子太真。足以傾人城者。斷不在鳳頭窄小也。琵琶古樂器也。自康崑崙而後。能彈五十四絃者。已久無其人矣。然當時太常卿王瑒。嘗云。琵琶聲多。琵琶少。亦未可彈大絃。豈俗手所能擅其技哉。今舟中女校書。度曲。動輒亂撥石槽。以倚和其韻。雖有巧者。時變新聲。究不足與言樂也。但空江秋夜。月印澄潭。雁橫碧落。笑踞蓬窗。靜聽鄰船。輕彈低唱。亦復不惡。友

人金柳南贈林香竹姬人大美云香楓一曲欲銷魂紅燭青尊忽夜分無限幽懷萬不盡滿江涼月白紛紛

鴉片烟出外洋諸國色黑而潤凡遊粵者無不領其旨趣余初不知為何物後按本草綱目云鴉片一名阿片又名阿芙蓉天方國種紅罌粟花不令水淹頭七八月花謝後刺青皮取之此說甚確余嘗見人賣烟熬膏其中尚有花瓣如蓮者不過形體略小其為罌粟所製無疑友人姚春圃嘗為余道鴉片之美謂其氣芬芳有味清甜值雨雨沉或愁懷渺渺矮榻短檠對臥過及始則精神煥發頭目清利繼之胸膈頓開興致倍佳久之骨節欲酥雙眸倦豁維時拂枕高臥萬念俱無但覺夢境迷離神魂飄蕩真極樂世界也余笑曰其然豈其然乎然近日四民中惟農夫不當其味即仕途中多有耽此者至於娼家無不設此以媚客然嗜好過分受害亦甚酷

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諸陸羽茶經而器具更為精緻爐形如截筒高約一尺二三寸以細白泥為之壺出宜與密者最佳圓體扁腹旁嘴曲柄大者可受半升

卷四 潮嘉風月記

二十一

香艷 遺書

許杯盤則花瓷居多內外寫山水人物極工致類非近代物然無款識製自何年不能考也爐及壺盤各一唯杯之數則視客之多寡杯小而盤如滿月此外尚有瓦鑪棕墊紙扇竹夾製皆樸雅壺盤與杯舊而佳者貴如挾壁尋常舟中不易得也先將泉水貯鑪用細炭煎至初沸投茶於壺內沖之蓋定復傾澆其上然後斟而細呷之氣味芳烈較嚼梅花更為清絕非掛戰轟飲者得領其風味余見萬花主人於程江月兒舟中題吃茶詩云宴罷歸來月滿闌褪衣獨坐興闌珊左家嬌女風流甚為我除煩煮鳳團小鼎繁聲逗響泉蓬瀛夜靜話聯蟬一杯細啜清於雪不羨蒙山活火煎蜀茶久不至矣今舟中所尚者惟武彝極佳者每斤需白糧二枚六蓬船中食用之者可想見焉

潮州土俗以蛇之青色者為青龍奉之如神每歲二月望前結綵為輿管絃鉦鼓昇之以行名曰迎青龍女郎之未經梳櫛者皆濃粧盛服扮劇中故事隨神遊行望之燦然如錦始灑如花治發點心悅目莫可名言執紼子弟裙屐少年爭備金輪擇佳麗者以次給之受者名曰得標得標多者聲名噪甚即有大腹

腹賈不惜千金為製衣飾與之梳櫛昔邱海陽鐵香有觀妓詩云鳳城二月好春光社鼓連連報賽忙百戲具張全不顧爭圍台閣看新粧又云一枝花門一枝新公子王孫逐後塵奪得錦標戰月返不知春思屬何人蓋實錄也

曲中稱謂多不可解如余澹心秦淮雜誌所載妓家僕婢稱之曰娘外人呼之曰小娘假母稱之曰娘兒客至稱客曰姐夫客稱假母曰外婆之類皆不離乎本來面目惟潮嘉妓呼客曰老燕客呼妓曰老婆外人呼之曰阿嫂或曰潮人玩讀如燕燕讀如相即劉阮楚襄之意是真癡人脫夢楚襄非女子何以客反呼妓為燕耶燕襄之稱必有命意者在惜乎無從考據耳舟中妓女親生者少皆買自貧家或得諸他舟教習絃歌傳授衣鉢頗費劬勞迨梳櫛後一切家計取給於女謂之富家富家日久遇意中人任其繾綣不其管束唯私本船當工則與良婦犯奸無異阿母忿相責罰不少寬容姊妹中亦鄙薄之此娼家法也

麗品

卷四 潮嘉風月記

二十一

香艷 遺書

漢小姑韓江人態度豐豔柔情綽約雖不嫻文翰而吐屬溫和不遇少年服飾炫麗舉止浮蕩者厭薄之名士騷客聯句飛觴則櫻唇微綻粉靨生潮侍坐終日不倦否則邀之亦不至即至酒數行先姊妹歌滿江紅一曲便向座客飲辭去雖有力者喻以金帛挾以威勢亦不顧也故當時才流凡有雅集必登小姑舟如奉為吟壇主臨安吳殿撰顧雲校試潮嘉適乘其舟嚴諭從人禁妓不得入謂小姑竊窺而心慕之然以學使尊嚴何敢遽為毛遂輓轡于中莫可排解者累日矣一日傍晚舟次齊昌江口密雨如注小姑曰此天贊我也因與其母定計設筵醉僕從于他舟潛令篙師約富吳艇所穴蓬數處頃之表枕淋漓吳急起狂呼莫有應者小姑僞自夢中驚覺挑燈出視謂吳曰淋隘何可慰息後有小榻尚潔敢請貴人移寢何如吳睨之嫣然一笑媚致橫流不覺心動遂與燕婉及試罷返省題便面以贈小姑曰輕衫薄髮雅相宜檀板低敲唱竹枝好似曲江春宴後月明初見鄭都知折柳河干共黯然分襟恰值暮秋天碧山一自送人去十日蓬窗便百年小姑捧詩而拜欲脫籍隨行吳不可股動慰諭而

止。于是潮人咸呼小姑為殿。夫人云：小姑益自矜貴，即名士騷人亦難輕覲其面。假母逼之。小姑曰：兒嘗侍寢玉堂，何可復理故業？遂出私囊千金于湘子橋邊，築精舍數間，焚香禮佛，後聞吳君逝世，設位哭奠，數日不食而卒。至今潮人號稱之。噫，歌妓中如濮小姑者，亦備中佼佼者乎？余聞吳公臚唱後，告假完姻，其夫人雙目失明，自慙非偶，告之父母，遣人謝絕。吳曰：夫婦之義，一與之盟，終身不易。漢宣帝即位，尙求微時故劍，余何人斯？敢背此盟？卒為夫婦，其高義有足多者。因紀其遇小姑而并及之。

艷妹不知其姓氏，或曰：即濮小姑之妹。姿態豐艷，舉止蘊藉，頗有小姑風。浙人沈子靜常贈以詩曰：蘭湯試罷倚新粧，回憶巫雲幾斷腸。寶樹自歸珊網後，一枝紅艷獨凝香。生平不諧歌絃，酷喜彈棋，客至其舟，有善奕者，即責茗對局。終日不倦，靜常每勸其脫籍，而妹不悟，因題詩棋枰以寄之：殘棋一局費思量，小劫頻經未散場。困到孩心繞回首，滿杆花影已斜陽。妹得詩泣下曰：靜常真愛我也。故當什襲藏，無負明訓，然同心難得，至今尙在曲中。

卷四

朝嘉風月記

一十二

香艷叢書

才娘眉目如畫，能學內人裝束。樵風居士贈詩云：百結雲鬟七寶釵，曉粧梳試鏡奩開。不知宋玉傷秋甚，鏡日猶東盼楚才。其鄰舟有福來青姑，色貌與才娘頗類，而談吐流利，應酬圓轉，則過之有無名子。贈福來云：石槽一曲奏新聲，彈向江天月正明。泊渚青衫緣底事？兒家前歲學初成。又贈青姑云：素馨百朵綴銀梁，蟬鬢輕盈燦雪光。勻罷晚粧人倚檻，好風吹去隔江香。

曾春姑，澄海人，自幼父母俱喪，依於孀母春娘。半塗穠粹，如碧桃初放，滿座生春。顧性情孤峻，每日晨起梳洗畢，輒閉戶焚香，或臨牕刺繡，不喜見人。嘗有販米客備百金，願親薪澤，春姑鄙其人，毀粧稱疾，客去。春娘讓之，春姑曰：撫育之恩，兒豈忘懷？容俟得富以報，無相迫也。春娘無如之何。然春姑之名從此噪甚，欲締交者，醵首履滿，俱不富意。吳江金大司馬，為諸生時，作客韓江，聞其名，訪之，值午睡，因吟梁簡文美人春睡圖，低聲壓落花之句，驚迴幽夢，倦眼斜注，覓金公神彩，不似庸流，整巾徐起，叙談良久，情愫頓洽，遂成燕婉。未幾，金公擢試旌里，春姑祖饒江邊，攬衣揮涕，金公取小端硯，勒其事於背，贈之曰：我

荷富貴，攜此而來，當不相負。春姑珍如趙璧，後十餘年，金公以內閣學士校試潮嘉，向例當道往來，蜚船應役。時春姑猶在舟中，未脫籍，隨春娘至清溪，聞學使姓名，里居甚確，伏蓬底窺之，態度宛然，密謂春娘曰：是誠前度劉郎也。夜分設筵舟中，延其幕客沈靜常者，邀金公過飲。春姑作別時裝束，俟酒酣，用盤承視狀，金公就獨取視，驚詢曰：爾豈昔年韓江曾氏春姑耶？春姑嗚咽不成一語。金公攜視返舟，作詩二首，贈白金五百兩，慰遣之。春姑遂留金於春娘，曰：兒不能復事賤役，聊借金公之惠，以報阿母恩。因擇士人委身而去。詩曰：含顰憶昔侍尊前，麗服明妝似水仙。今日相逢卿老矣，不堪回首問當年。不抱琵琶過別船，芳心與石一般堅。相思有證分明在，淚漬模糊滿硯田。潮嘉河畔，至今傳誦焉。

春娘字秋卿，不善飲酒，每酌半杯，即紅暈滿頰，如落日芙蓉，情致纏綿，絕凡與交者，均不能忘懷。黃岡張司馬贈詩云：被池香暖睡昏昏，日過高春尙掩門。怪煞雪衣頻喚起，梨花滿地見春痕。江頭小宴捧霞觴，風送芙蓉隔岸香。侑酒

卷四

朝嘉風月記

一十二

香艷叢書

却防呼唱曲，潛邀姊妹理霓裳。其姪女曾春姑落籍後，春娘老大，隨土人而去。郭十娘，居齊昌西門外，早著豔名，一時名流爭妍取媚，尋盟實諾，無虛日。十娘蕙如也，獨與余友金柳南傾蓋輸心，如董小宛之遇辟疆，柳如是之懷蒙叟，其私心竊計，謂意中目中，微斯人莫可委身者。柳南名作機，與余同里，家計山卓，舉不羣，意豪氣邁，工吟咏，屢應童子試，不售，即棄去，遊於滇楚，臨流攬勝，慷慨悲歌，久之賦歸，益無聊，因挾申韓業遊嶺南，公卿間理文案，詳慎明敏，雖久居要津者，不能及人多忌之，以是恒賦閒，然雖貧，猶典衣聚書，至數千卷，嘯歌不廢，而所為詩益工，宜其縱情風月，欲銷塊壘，鬱勃之氣，於溫柔鄉也。先是柳南遊幕齊昌，公餘登河濱之鄉樓，屢招十娘不至，因以蟬翼紗二端，並蒂蘭一枝，遣僮中欺曲，十娘收蘭返紗，謂僮曰：歸語汝主，好珍重此花，拜惠多矣。越日柳南張筵邀姬，少選十娘珊珊來，雅服靚粧，容華妍秀，席間奏湘妃怨一曲，宛然幽篁怨淚，音韻悽楚，定情未幾，而十娘遽嬰疾，柳南為之焚香默禱，由是十娘情愈逾密，欲脫籍相從，而柳南旅囊羞澀，因裂如意一鈎，各執半要盟，以待

異。日適某邑某。公夙聞柳南名。當俾厚幣以聘。勢不可却。刻日戒塗。十娘設膳以餞。相對執酒。半。柳南僞醉。離席馳馬去。從此關河間隔。歡會難期矣。柳南以世無黃衫客。恒鬱鬱。因賦如意詩寄十娘。曰。如意不如意。其如如意何。望穿春信。查別久。淚痕多。孤月照裙展。重雲鎖黛螺。回頭似一夢。壯志盡銷磨。後十年。柳南重過。十娘已臥病牀第。玉容憔悴。握手失聲。柳南賦詩二十首。歌以當哭。節錄其半。十載重來事已非。梨花零落燕分飛。徐娘未老風姿減。淚溼當年舊舞衣。幽蘭一剪證前因。蝶翅紗輕穩稱身。對鏡嫣然渾一笑。分明我是意中人。挹翠偎紅正暮春。名花齊折門芳辰。一枝冷豔誰堪似。妙手玲瓏寫洛神。裊裊高燒照綺筵。清歌兩部醉群仙。漏聲欲斷人初散。偷近熏籠倚玉肩。小閣深濛細雨中。殘燈隱約背牕紅。傷春倦臥無人問。獨熱心香禱碧空。沈疴乍起倍清癯。閉戶兼旬似隱居。興至偶然乘彩鷁。閒憑水榭數遊魚。不曾豎指學紅綃。鐵練何須鎖綺寮。怪底連宵玩明月。出門動即遣垂簷。(原注十年前假母慮十娘效紅拂故事。跣步命小婢隨行)半鈎如意締三生。密誓雙雙對短

卷四

朝嘉風月記

一十四

香艷

集

繫小語有時紅兩頰。欲呼夫婿又低聲。悲莫悲兮生別離。臨歧揮淚共牽衣。明朝南浦橋頭水。不見鴛鴦相並飛。賈賦慙非司馬才。空教紅粉委荒萊。不知海國蒼茫外。何處黃金可築台。未幾十娘奄逝。埋香黃土。柳南搗尊哭奠。其生前愛桃花。為購數十株。環種墓門。吾知異時花發成林。香凝紅露。猶似當年人面也。郭十娘有妹曰紐兒。膚髮光膩。眉目韶秀。惜兩腋下有氣。觸鼻甚穢。俗名爲狐騷臭。遇讌集酒酣。輒薰蒸滿座。往往有掩鼻而去者。友人周海廬與之。贈以詩。不啻連篇累牘。並徧徵諸同人之善詠者。裝錦軸贈之。余戲拈黃金縷一曲。云。芳思撩人當永晝。無限柔情。河畔心期久。金屋勸君須早構。六蓬船可藏嬌否。底事尋春偏獨後。綺夢初迴。小字頻呼紐。百和香濃薰莫透。知君愛熱狐騷臭。海廬大慙。遂與紐兒相絕。後遇土人以百金爲之落籍。富與海廬有同好也。大美女美娘。廉靜寡欲。衣飾樸素。每逢讌集。酒酣毋戲。羣賢紛起。獨美娘默如

善歌馬頭調。其聲嬌而細。宛而長。如春鶯出谷。然深自珍秘。初見不輕度也。與梅州陳生交。逾年舉子。即潛至其家。母訪得之。挾歸。不從。因延道士作法。俗名狗頭符。美娘心動。遽返。近有閩人林香竹。教之誦唐詩。至劉希夷今年花開顏色改。明年花落知誰在。爲之憮然。亦有心人也。

蓮鳳玉膚芳貌。雲鬢霧鬢。真曲中尤物。爲人敏妙。廣筵長席。開使主觴。政纖悉無訛。且能爲酒客解紛。故凡有宴會。鳳不與。則舉座不樂。名重程江。惜其母貪鄙。客纏頭輕者。輒形辭色。以是遊蹤漸稀。唯余同僚北平松君。以貴家子弟。揮金如土。恒至其舟。遊鳳亦善事之。

桂姐姿首略堪寓目。故自矜莊。不苟言笑。僮夫妄稱其有閨閣態。互相推奉。桂姐益自信不疑。甚至客至其舟。白眼相對。無一言酬答。有惡少恨之。僞爲貴公子。乘其舟至清溪道上。俟夜深人靜。令乞兒數輩。褫其衣而迭就之。創甚。自此稍歛。數日伎倆。不敢復試矣。

西姐品格端好。能誦毛詩。及四子書。舟中以女學士呼之。吾鄉劉生。曾至其舟。

卷四

朝嘉風月記

一十五

香艷

集

見西姐憑几作札。致人云。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惠而好我。命彼風凰。我有旨酒。以燕嘉賓。其樂何如。如鼓瑟琴。劉生不勝心折。因力勸其從良。不久即隨杭州徐某脫籍去。粵中歌妓。能讀書通文翰者。西姐而外。指不再屈。月兒姿首清麗。白晝相接。如對名花。映燭而坐。愈覺其妍。故人呼爲夜嬌嬌。桂山邱學士贈詩云。春衫窄袖小雲鬟。燭影浮杯照遠山。怪煞纖纖江上月。夜來光彩滿人間。由是月兒名噪甚。遠近文學之士。得識一面以爲快。大善一名西洋畫。姿色穠粹。堪與桃李爭妍。爲殿撰劉大戎賞識。贈詩云。叱咤頃刻變風雲。橫槊江泉酒正醺。百鍊此身得一善。溫存不讓李將軍。其妹善姑亦娟秀。有詩云。雲翹繼起賽雲英。踏月歸來調素箏。獨善何如兼善美。休言先已證三生。自是兩妹實錄。小金舟居程江之東。容光韻秀。體態娉婷。頗有大家風範。與蕭山朱某交好。曾于秋夜乘艇。聞歌流花溪一曲。音韻淒婉。兩岸旅人。爲之揮涕。朱某臨別贈七絕二首。(詩不錄)小金藏之枕。獨坐無聊。時一誦之。

琳娘不好妝飾粗服亂頭天然風韻有潔癖拂拭几榻塵埃終日不去手凡買人與達官門吏等雖挾重貲求見概不納獨與湘湖老人程介夫善故介夫贈詩有作客頭將白逢卿眼倍青之句後介夫得疾旋里逾年無信其同鄉友人王百川過琳娘見淚痕滿面伏枕不起詢其故曰昨夜夢介夫死矣百川多方慰喻終不釋已而凶問果至琳娘為位哭之累日噫風塵中如琳娘者蓋亦鮮矣

簪姑人物秀麗服御繁華有豪貴家氣象韓江士人鄭之鼎嘗與交好贈詩云碧紗如霧護春妝蘭麝薰多骨亦香何處相逢曾識面刺桐花底月昏黃矜貴氣象于此可見鄭生貴介子弟與簪姑往來未及半年所贈不下數千金唐人北里志稱每席四銀燭盡加倍較之鄭生不亦陋哉

玉娘膚理皙白態度輕婉每夕闔含液晚風微颺輒金鎖絳衫獨倚水榭望之如仙座客王百川贈詩曰滿江風月淨塵氛獨立亭亭迥不羣漫說玉娘顏似玉軟香更勝玉三分真寶錄也其母貪鄙稍不如願即令玉娘謝客澄海豪客

卷四

朝嘉風月記

二一六

香 飽 齋 書

李芥園邀集韓江人士張宴湘子橋下玉娘每度一曲擲錦十匹其母聞之匍匐頭口呼佛號以謝芥園叱去滿座闐然玉娘不勝忿旋舟數日不食其母悔悟惡習為之稍減

石姑又名十姑白如玉肪眉目楚楚饒有風致曾隨伶父四年而寡無所倚遂返程江理故業曲中姊妹咸非笑之獨小娜與之款洽相對忘懷小娜潔白可匹石姑而治容柔態則過之毘陵陳雲鶴旅梅州每月夜即招兩人資工夫茶細吸清談至曉不及亂人怪之答曰譬彼名花綴于樹枝迎風迥露神致飛越若折而嗅之生氣寂然有何意趣後解維返省石姑小娜南望涕零甚于所歡噫如陳生者堪稱好色矣非若登徒子徒有淫行也

黃娘不知其里居姓氏大抵韓江土著或曰金性故又呼金寶云頌而秀玉立亭亭髮長委地善歌工調笑凡往來韓江及宦遊者靡不與之相接余友宗君芥鳳攝南澳司馬家驊集其舟黃娘平日遇富商貴介結束清楚媚態百出者都無所屬意獨傾心于宗君時宗君適矣視茫茫而髮蒼蒼且于溫柔鄉中即

其少壯時初無所繫戀故于金寶亦淡漠置之僅以定情詩八首作纏頭之贈受代者至旋歸會城逾年揭陽有事隨觀察張公朝綽復至韓事畢張公置酒宴羣僚席間謂宗君曰吾聞此間有名妓金寶者欲委身于君非一日矣君固名士也以名妓事名士如吾鄉當日董小宛之嫁冒襄至今傳為美談吾為君作塞翁以成其美即令海陽令諭金寶之假母是夕以彩輿簫鼓迎之而歸宗君出其當日定情詩以示同僚一時傳頌羨金寶之得所歸而張觀察實富代風流教主也詩曰去年良會共浮槎疎雨如珠透臂紗似此風流真絕代妙香開到白蓮花莊嚴喜聽腐儒談打破機關絕愛食別有風光消不得杏花春雨似江南瓊花一見一回新更向名花證慧因豐筋麗波燈影下紅粧偏對白頭人細撥檀槽板未停低鬟翠鳳動玲瓏多情為我歌金縷倦倚蓬牕半醉聽濃濃香篆障輕綃鬢髮釵橫奈此宵觸連校書狂杜牧填詞紅燭又高燒前身雪北與香南拈取紅芳一指參結習風懷除得否載花船是散花龕流轉濃華又一旬幾番風信逐芳塵蘭因絮果何時了我是羅浮夢醒人贏得清風兩袖

卷四

朝嘉風月記

二一七

香 飽 齋 書

輕濃香淺夢記分明愧無十幅纏頭錦便面題詩贈寶卿余讀其詩婉麗纏綿鍾情實摯因拈如此江山一闕以贈蓋橋本是神仙窟為問阿誰能遇碎搗元霜細斟玉液夢繞韓江古渡相逢競妒戲鬢影脂香輕盈媚嫵豐舫橫波錯疑解佩漢濱女赤繩經早繫就笑擲心寶眼多少執袴往日情癡而今願足知費幽懷幾許韶華暗度試品色題香未云遲暮月下花前從今詩思苦

小琳者金寶之女恣態不甚醜而粧束雅淡別具一種韻致自金寶歸宗司馬舟中冷落不啻蓬門小琳屈意款接凡至其舟者資若陪坐終日無倦容于是物望頓歸家聲復振江南士人張仲玉與交最密贈以詩曰客邸愁無奈乘船一訪卿叩門驚好夢倚笛奏新聲小鼎茶初熟疎簾月倍明撥灰添百和絮語忽更深同時擅美者有小足小孫首色藝俱佳沈靜常贈小足詩云十六芳齡正破瓜妙手酬應足富家生成一種銷魂處眼似秋波臉似霞贈小孫云胭脂河畔女兒家冷色富春醉曙霞未許羣芳誇解語風流還讓合歡花練江何似浣花村秀茁蘭芽有小孫莊蝶蝶飛不知處(原注小孫自莊漁莊潮陽携來)

空教杜宇啼啼。後小燕因惡少招飲。堅拒不去。數日。遂決意脫籍從良。俊潘色藝不甚佳。而性情豪放。每逢月夜。賃衣沽酒。遊韓江士女。作團圓會。清歌酣暢。恒數夕不休。後得消渴病。瀕危。囑其妹小鳳曰。我本瑤池侍女。誤愛色香世界。謫墜人間。今限滿當去。既而體嬌汗。如燒沈水。香聞隔浦。視之玉珥下墜。雙眸合矣。爾遂草鳴。早有遊仙詩二首。挽之。玉洞春迴萬樹花。個中茅屋即他家。閒遊姊妹臨流水。笑指蓬山隔彩霞。一春好事醉中過。偏愛黃鸝對酒歌。石徑幾旬無客到。不關風雨落花多。小鳳亦翩翩有教。今尚在韓江。有無名子贈詩云。桃根桃葉莫爭妍。月旦湘橋憶往年。有妹嗣音詩小鳳。玉樓風韻更嬌然。味其詩。疑與俊添有舊者。

軼事

岐嶺抵韓江六七百里而遙。其間溪流曲折。隨山而下。月夜。女郎獨坐船頭。輕彈低唱。時一遇之。風味亦足宜人。碣石衛先聲曉曉。有詩云。曉風殘月滿江秋。獨倒芳樽曉客愁。十載宦遊歸未得。不堪更聽古梁州。公以名進士。除興寧令。

卷四 潮嘉風月記

二十八

香港

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聚書至數百卷。公餘吟詩自娛。有事梅溪。必登女郎舟。倚翠偎紅。在所不免。玩其詩。可以知其風格焉。

有滿姑者。本韓江妓。恒往來清溪岐嶺間。郡人故未之識。與餘姚翁寶山。情好頗篤。後其母卒。姑挈千金欲從寶山。寶山避之。省城屢招不往。姑不得已。委身土人。或詰寶山以堅拒之故。寶山喟然曰。吾清白吏子孫也。豈可以不義之財玷辱家聲哉。

昔陶朱公有致富奇書。以養魚種竹為先務。齊昌境內。偏處皆池沼。既可灌田。復可養魚。而舍旁及邱壠。皆藝竹。宛有淇澳之風。而竹惟南清橋一帶為尤盛。兩岸綠影參差。迤邐十里。夏午蒸暑盤旋室中。無坐臥處。輒與魏湘巖楊嘉幹路玉峯金柳南諸君。攜尊挈榼。放舟其間。登岸至池邊竹林深處。解衣席地而坐。驕陽歛影。通體清涼。柳南折荷花為杯。注酒其中。以筋刺之而吸。相顧樂甚。一日興闌思返。林外忽有雙雙冉冉而至。曰。聞公等效李靖安故事。烏可無酒。糾我輩故不速而至。視之則柳南所賞之大小兩鳳也。遂命歌相府蓮一曲。同

人紛起。洗花更酌。久之。夕陽欲下。飛鳥歸林。柳南戰戰返棹。謂余曰。昔在傳家孔公幕中。嘗與同人納涼此地。有時郭姬亦不召而至。今諸人散若秋烟。而我儼然重至。能無如右軍蘭亭俯仰。俯仰今昔之感耶。大鳳即磨墨伸紙。請賦詩以紀。柳南成七律一章。修篁兩岸綠參差。依舊風光似昔年。獨倒芳尊悲逝水。空勞湘管弔非烟。朱門俯仰成春夢。白粉飄零老硯田。何日扁舟返鑑曲。匡牀夜雨話聯輝。大鳳貌不逮小鳳。而情勝之。與柳南無一少歡。握手纏綿。較啗臂者更篤。故柳南每有讎集。雙鳳必翺翺齊下。猶寶珠者得錦匣而光益顯也。程江張船中有雛女。年纔十一歲。髮髮鬢垂。肩際若松塵。一少。窺見其母與所歡。橫陳榻上。不覺慙心頓熾。比曉。告母。欲人梳櫛。母笑其稚。年無識。諭止之。女曰。不如我願。即服毒死。母無悔也。越日。竊取鴉片。和酒飲吞。母棄棄之。不得已。為之倩人梳櫛。見者咸捧腹胡盧而去。或有計之者曰。汝知奸幼女之律乎。是欲誘我以陷法網也。女則晝夜號泣欲死。母因招無賴子。與以金。若備值者。至今女長。猶不滿三尺。而為兩為雲。已不止高唐一夢矣。五代南漢劉龔。每令

卷四 潮嘉風月記

二十九

香港

男女白晝裸淫。後苑相視為樂。名為大體雙。後苑中鳥獸。以及雞犬。皆見慣。亦鎮日交合。今離女見母之交。而遠思梳櫛。是何異南漢苑中之禽獸哉。又有老娼。年垂六十。齒搖搖而髮星星。狀極衰憊。然夜無男子。則寢不安枕。一日停機江渚。見一少年。于水邊處。裝裝以涉。體貌豐偉。娼愛之。邀至舟中。屈意承歡。欲與合。少年不可。曰。汝髮其種種矣。我方年壯。母乃不倫。請別還相當者。以求歡。予不敢聞命。娼因餌以重金。少年遂勉強就之。至今倡隨如夫婦焉。昔夏徵舒之母。雞皮三少。嘗借陽精為駐景之丸。故人或以娼擬夏姬。夫夏姬年邁而貌艾。自陳靈公之後。楚莊欲納之。而不果。後巫臣子反黑娶之。徒爭欲委禽者。指不勝屈。其豔冶之態。即少艾者。猶瞠乎其後也。記曰。佳人必於其倫。若老娼者。徒有淫行。而無駐景之術。直母雞耳。烏足與夏姬同日語哉。江左楊少情者。年弱冠。丰姿妍秀。如好女子。見人面輒發顫。強與接數語。即避去。隨舅氏某公。任潮州分司。舅嘗謂人曰。此余家賢宅相。有北齊楊遵彥之風。真足消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者也。與一姬交最密。姬品貌年齒。與生亦相埒。

嘗細雨初晴。兩人乘舟。閒泛岸上。觀者環堵。驚爲一雙玉樹。隨風搖曳也。尋某公卒。凡親友隨任者。皆旋里。生獨戀姬不去。逾年。囊橐將罄。姬勸其歸。輒淚沾衿袂。姬因太息曰。我豈不欲脫籍相從。顧私蓄止百餘金。不足以飽阿母。然謀事在人。君攜去。試向腹身。濟否聽命可也。生浼交好者。說之。搗不從。計無所出。唯閉戶。掩泣或散步芳郊。旬日間。一日徘徊樹下。望姬船。嗚咽不已。忽有人自後撫其肩曰。異哉。子何悲之甚也。生驚。則一少年衣冠楚楚。爰跪詞以對。客搖手曰。觀子神氣。已知底蘊。自指其胸曰。此中有熱血斗許。願爲世間佳士一灑之。君固未可與語者。客嗟欲去。生知非常人。挽與共坐。備述願末。客初無一語。但詢生姓名寓居而去。久之。揭陽奸民朱阿婆謀不軌。制軍提兵往勦。文武員弁往來。韓江上下者如梭織。一夕。姬與他客酌酒蓬閣。撥石槽度曲。忽有皂衣者數人。至疾呼曰。督轅巡官至。舉舟惶遽。客倉皇鼠竄。而巡官已高坐艙中。傳呼搗母。責其買良爲娼。令左右褫衣欲撻之。搗哀乞始釋。顧謂姬曰。汝當照例發賣。姑念事不由己。許汝擇人而嫁。姬跪謝以願從楊生對。巡官即傳生

卷四 潮嘉風月記

三十一

香 艸 畫 集

至舟視之曰。眞汝偶也。訪繳身價給搗。促兩人買棹遊行。生與姬喜出望外。而終不知巡官爲何人也。次日薄暮。舟抵三河。有客攜琴瑟入。搗生稱賀。蓋即當日樹下相逢之少年也。笑問姬曰。昨夜驚乎。日者別後。謀爲若兩人撮合。而無術。非制軍臨郡。焉能作此狡獪。以遂足下願乎。生與姬頓顙若奔角。敬叩姓氏。客不答。但酌數觥。致聲珍重。騰躍登岸。長嘯而去。嗟乎。誰謂世無黃衫客哉。昔有浙東陳生。遊事海陽。學問既優。人亦老成持重。服食更儉。樸無華美。每謂同人曰。吾儕彈鋏侯門。所得修脯。如傭工之值。贍父母妻子而無餘。豈可治遊以喪志。少年儂薄者。恒非笑之爲迂。曰彼孽緣未到耳。饒舌何爲。凡同人設席河干。強之必峻拒。越十年。墓所著幾累萬。而生亦年垂耳順矣。因束裝思歸。戒裝有日。驢其同人曰。諸君見我之歸。徒噴噴稱羨。盍亦學我之守。不作狹邪遊乎。同人銜之。思設筵以相傾。而無術。謀之某姬。云此亦易與。先是姬小忤慕家。虞有禍。轉懇陳生。爲之緩頰。而免。每飲置酒申謝。生拒之。至是招其僕飲。容教詞曰。我輩陳君。權借久矣。今聞還鄉。有日。圖報無期。特備薄饌。以伸悃曲。煩

謹達之。倘得一顧。當酬以洋帙大衍之數。非所吝也。僕利其金。以告生。且從憑之。生念僕相隨久。藉此一行。足償其勞。況刻即解維。何至喪其所守。因許之。姬遂盛筵延生。至舟。翠袖金尊。殷勤侍奉。無半辭涉謔。亦不作狎昵態。生私心竊許。謂章臺柳。竟不作臨風蕩漾耶。日暮辭去。姬并不挽留。送至鷗首。而預屬笛師。伺其登岸。擠之落水。姬即奮躍隨下。抱持狂呼。舟人登集。援之而起。衣冠沾濡。同坐舟中。呼僕旋寓。取衣良久不至。詢之則已入醉鄉。置主人濕衣沾體而不顧矣。生蹂躪欲死。已有雙鬟。捧華服至。換畢。猶兀坐以待。夜分。身倦假寐於榻。姬爲之側體按摩。骨節酸酥。沉沉睡去。比醒。聞枕畔小語曰。渴乎。視之。姬也。語如鶯轉。氣勝於蘭。不禁神魂馳宕。不能定情。從此朝朝暮暮。至兼旬不返。僕促之歸。曰。舟中樂甚。吾將娛老於此矣。迷戀數年。半生心血所積。盡歸烏有。而面日亦憔悴。疴羸若病夫。有當日被其訕笑者。顧曰。陳某素不治遊。其鐵石心腸之張乖崖乎。座中有妓。心中無妓。其有道之程夫子乎。今何以色荒若此。則直是河間婦矣。生聞之默然。無以對。未幾卒於舟。妓殮而埋之。噫。女色爲釣

卷四 潮嘉風月記

三十一

香 艸 畫 集

魂之鈎。妓館實陷人之阱。觀於此。可以猛省矣。昔黃司馬之署梅州也。有家人張和者。囊無長物。與一妓交最密。至積通累。故往來雖頻。而轉頭其薄。假母患之。令妓拒絕。而妓不聽。一日張飲妓所。夜半母喚去。借他事。誑之無數。始令返。張見棒痕。爲之揮涕撫摩。妓益感其意。謂曰。情好如我兩人。豈忍相離。然汝既不能脫我於風塵。而母日摧折。終不免於難。不如仰藥同死。結夫婦於九原。不猶愈於生乎。張落魄。計不得妓。無生人之趣。慨然許諾。妓拔釵付張。質錢沽酒。投鴉片於中。兩人對酌。各醺醉。抱持而臥。迨母驚覺。多方灌救。妓蘇而張則無及矣。母攜妓向州署自投。司馬云。彼孽由自作。與汝等何尤。越日。妓竟別抱琵琶。爲他客侑酒。不復念張之死。并張之何以死也。而張魂不昧。每夕至舟首。呼妓名而罵。雞鳴始去。妓延道士作法。禳之。屬益甚。甚至掠髮拋瓦。解衣床外。衣自堅立。種種怪異。不可殫述。而遊客之羣花間柳者。亦裹足不敢登其舟。久之。搗亦不堪其擾。賣妓與鄉人爲妾。妓夢張謂曰。汝誘我同死。而今獨活。行將與汝就質陰曹。以泄此憤耳。逾年。妓爲其嫡所

尋價激服毒死。人盡云負張之報。其所以不死於疾而卒死於毒歟。余謂張咎實自取其遷怒於妓。是張死而猶頑鈍無知也。妓之死。亦命數會逢其適。非張之果能為厲而死之也。紀之以警世之戀妓者。

趙翼簞簪雜記

廣州珠江。船不下七八千。皆以脂粉為生計。猝難禁也。簞戶本海邊捕魚為業。能入海挺鎗殺巨魚。其人例不陸處。脂粉為生者。亦以船為家。故冒其名。非真簞戶也。珠江甚闊。船所乘長七八里。列十數層。皆植木以駕船。雖大風浪不動。中空水街。小船數百往來其間。客之上簞船者。皆由小船渡。簞女率老妓買為己女。年十三四。即令侍客。實罕有佳者。晨起面多黃色。傳粉後。飲卯酒。作微紅。七八千船。每日皆有客。小船之繞行水街者。實果實香品。竟夜不絕也。余守廣州時。制府嘗命余禁之。余謂此風由來已久。每船十餘人。侍以衣食。一旦絕其生計。令此七八萬人何處得食。且纏頭皆出富人。亦哀多益寡之道也。事

卷四 朝嘉風月記

三十一 香館 戲詩

遂已。聞潮州之綠蓬船。較有佳者。女郎未笄。多扮作僮奴。侍側官吏亦無不為所染也。有狀元夫人者。尤絕出。某修撰視學粵東。試潮畢。以夏日回廣州。所坐船不知其為綠蓬也。夜就寢。忽蓬頂有雨。滲及枕邊。急呼群奴。奴已各就妓船去。莫有應者。忽船後一麗人。裸而執燭至。紅絳抹胸。脂潔如玉。裝帷就視漏處。修撰不覺心動。遂暈焉。船日行二三十里。十餘日至惠州。又隨至廣州。將別矣。而麗人誓欲相從。謂久墜風塵中。今得侍貴人。正如蛻骨得仙。若復淪下賤。有死而已。請隨入署。為夫人作婢。以沒世。淚如雨不止。百計遣之。不去。贈以五百金始歸。而不知正其巧於索資也。及歸而聲價益高。非厚幣不得見。人皆稱之謂狀元夫人云。

哀枚隨園詩話

久聞廣東珠娘之麗。余至廣州。諸戚友招飲花船。所見絕無佳者。故有青唇吹火拖鞋出。難近都如鬼手。擊之句。相傳潮州綠蓬船人物殊勝。猶未信也。後見昆陵太守李甯圃程江竹枝詞曰。程江幾曲接韓江。水賦風微蕩小樓。為恐晨

曦驚曉夢。四圍黃篋悄無窗。江上瀟瀟暮雨時。家家蓬底理哀絲。怪他楚調兼潮調。半唱消魂妙絕詞。

檀萃楚庭神珠錄

吳殿撰於潮眷一妓。妓持帋乞詩。即書一絕云。濤箋親捧剪輕霞。小立宮筵燈錦輝。休訝老坡難忍俊。多因無奈海棠花。此妓聲價頓增。人因呼為狀元嫂。蓋粵妓稱為阿嫂。因殿撰之眷而獨異之。故稱狀元嫂也。後知交間有見之者。而人頤然而目衡焉。不似當年李琪風韻。使殿撰而在。再得見之。則影搖千尺。聲撼半天。能無再借重於端明乎。

吳樹珠驀紅餘話

珠江襟帶羊城。上承滄浪。下匯牂江。水合流入海。粵秀屏其北。虎門障其東。羣峯拱翠。一水拖藍。中央海珠石。隨波上下。勢欲浮去。夾岸闌闌千家。風欄雪檻。宛如海上蜃樓。真者疑幻。其間帆檣如林。青雀黃龍之舫。集于洲渚。別有花艇藏嬌。靚粧炫服。照臨波鏡。乃水上平康里也。每當夜靜月明。皓腕當窗。絳樹之清

卷四 朝嘉風月記

三十二 香館 戲詩

歌競奏。綠珠之玉笛橫飛。鐵竹西歌吹。無以加茲。然綺羅絃管。大抵長鬚奴大腹買徵逐。逐其中。若杜樊川書記風流百無一焉。此則烟花減色。而亦珠江之辱矣。

潮嘉風月記跋

潮嘉風月記。蓋仿余澹心板橋雜記而作也。觀陳簞戶瑣事。非不嫻妮。可聽顧纔出墨池。便登雪嶺。文人月旦。每多失實。所見不逮所聞。作者恐亦未能免俗耳。乙亥孟夏。震澤楊復吉識。

香艷叢書一集卷四終

泛湖偶記

武林繆良蓮仙

丁未夏。予泛棹西泠橋畔。別舟坐麗人斜露背影於蓬窓外。風鬟霧鬋。恍如神女凌波。予口占阮郎歸詞一闋。微吟云。衫羅膚玉映分明。舟窓背影真。風兒偏肯做人情。吹來橋畔橫。雲鬢墮。可憐生。擬從湖口迎。風兒不肯做人情。阻儂舡一程。韻隨風度。麗人若有所聞。含笑回眸。而予舟已遠矣。薄暮由南山歸。舍舟而行。過堤上寓樓。紗窓半啟。則麗人在焉。予徘徊久之。復吟最高樓詞云。垂楊裏。隱起最高樓。雕欄曲。綺窓幽。碧宵乍看開金鎖。珠簾卻好上銀鈎。倚樓憑眺。着我一回眸。他初見人來。微辭後。他又見儂來。凝望久。思展步。已勾留。應知心事。遙難達。如傳眉語。轉含羞。倒教人平白地。一天愁。吟已夕。景蒼茫。衆山如睡。予擲城闌之隔。踉蹌歸家。感而成夢。嘗譜高陽臺詞以紀之云。皓月初升。良宵大好。愁人總在愁中。靜掩雙扉。倦眠孤枕。朦朧誰家二十輕盈。女喜孜孜。慰我途窮。最堪憐。一握擎來。三寸弓鞋。依稀認得芳容。似前曾相識。今夕重逢。喘息

卷二 泛湖偶記

十一

香艸叢書
十九集

噓噓。嬌聲怯怯。惺忪離樓更鼓敲來急。把佳期一霎成空。儘無聊。別起殘燈。聽叫幽蛩。次日復至其處。朱門畫掩。闌其無人。問鄰人知爲姑蘇巨家。寓此月餘。今晨已還吳門矣。悵然而返。作唐多令詞以寄意。多少離別衷。相思誰與同。水程三百信難通。曾記向人閒語處。明月下。隔簾櫳。西子返吳中。空廊響屐空。夜深獨立怨東風。便令身輕如燕子。飛不到。館娃宮。事隔三載。未能去懷。庚戌春偶步湖堤。日將夕矣。忽一小鬟招予曰。家主人在候。久隨指前巷小門。相與款戶而入。主人出。即前所見之麗人也。予頗錯愕。麗人笑謂予曰。君忘三年前一面緣耶。向在湖濱。尋君獎以新詞。雖未能暢聆。然微聞音韻。知爲此間才士。本欲一圖良晤。奈已定歸期。遂爾相失。因叩予姓氏。麗人喜曰。名下無虛士。君往歲非館吳門某氏者耶。君時作永遇樂詞有云。叫破碧雲。問天何苦。令人若此。淚灑西江。和濤滾浪。直下三千里。又云。二十四年。大半消磨。馬足車塵裏。此詞流傳閨闈。妾愛誦不去口。謂蘇辛秦柳。不是過也。獨恨才子窮途。佳人薄命。往往同一浩嘆耳。予唯唯謝。亦叩以姓氏。堅不吐。少頃。黛臉微紅。不勝怨慘。低告曰。

妾愛才若渴。不幸辱於粉紉。前見君文采。眷戀已非一日。適從窓隙窺見之。感觸舊懷。特命婢子奉攀清話。已惜越禮。安可再以姓氏告耶。君如異日垂念。但誌小字香卿可耳。既而治酒。予背誦高陽臺等詞。麗人曰。君詞藝矣。然妾非無情者。羅數有夫。使君亦應有婦。妾與君爲文字交則可。其他當結再生緣也。予聞之。肅然生敬。酒半。麗人以今夕之遇。不可無詞以紀其事。予調倚沁園春云。小巷幽灣。轉過溪橋。輕叩朱門。聽有人啟齒。低聲問訊。有人啓戶。笑口歡迎。尊酒相陪。寒暄略敘。看似無情。卻有情。真堪謝。謝宵來好雨。幫着留人。今朝邀幸三生。把往日相思。一夕陳。記你初見我。蓮塘銷夏。我重逢你。桃港嬉春。一日三秋。離多會少。情話依依。天已明。還堪恨。恨此番別後。依舊迷津。麗人賦一斛珠詞云。今宵歡聚。綠窓下。並肩兒語。綬箋公譜相思句。說不留情。總被情牽住。一刻千金空擲去。他時重會。知何處。風吹斷。鵲鴛。悵悵風前。還向東風訴。復飲予三爵。并以金跳脫相贈。揮淚而別。

麗人不知何日反蘇。而蓮仙從此割斷柔絲。等諸秦宮一夢。觀麗人鈔鈔數語。亦可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矣。而說者曰。此蓮仙幻筆。噫。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其卽以麗人爲湖光之變滅也。可卽以麗人爲墨沼之烟雲也。可憐溪李紹城。

卷二 泛湖偶記

十三

香艸叢書
十九集

蓮仙多情。當有此種佳遇。東吳吳森。

繆君晤予時。道此事津津不去口。予嘗謂之曰。母乃太痴。麗芳女士尤則嫌此。不過如陶靖節賦閒情耳。無傷蓮仙盛德。崔陶士。

香豔叢書

十五集卷二

帝城花樣

離芳小譜序

蓋聞五行之秀。鍾於人者爲多。百年之中。當其少也最美。況乎國色天香之品。惟牡丹。鸞文鳳藻之義。得雄者豔。雌麗之譽。端有歸矣。則有吳會名花。皖江秀品。以南朝之金粉。作北地之胭脂。備子弟數登場。宿諸六引。現婦人身說法。即是三摩。宜乎燕姬趙女。粉黛爲之不光。袖施珠玉。所由專美也。然而愛河難溢。亦當辨別。潘花市。頻經。詎未周知。香色以綺情之深淺。分湘管之等差。厥有數端。所堪縷述。若夫公子多情。玉郎初嫁。春風省面。恍記三生。夏日相思。難消一晝。我固非伯牙之琴不聽。卿亦惟渙之之曲方歌。舉簾則阿堵撩人。入席則醉鄉庇我。小腰一捻。三眠軟玉之枝。大體雙呈。五夜銷金之帳。斯固蘭因絮果。自有前根。膩粉酥紅。親於凡豔矣。亦有以愛及愛。無情有情。以我客之

帝城花樣

香豔叢書

結歡。幸彼殊之常樂。酒樓寄興。曾吟媚子之詩。歌館聞聲。已識念奴之曲。蘭蕙原視爲清友。兼復亦倚於玉人。若此之類。蓋亦繁矣。至於逢場作戲。揭櫫聽鶯。我無一面之緣。卿有十分之色。惟乘好之必察。亦有技而皆庸。鄂君自美。本無關翠被之情。小玉堪怜。原未識黃衫之客。苟其人可取。亦於我無遺焉。僕長安作客。夢說春嬌。短景懷人。愁深秋士。簪纓未繼。憐癡同執。誇之兒。文字無靈。賈賦作金臺之序。風懷所寄。月旦斯評。言擇其尤。廿四花之品格。徧書合部。一千佛之名經。蓋遠之仿。豈妨錄之遺規。而近以繼燕蘭譜之墜緒也。噫。世非無目者。請觀曲部班頭。我亦箇中人。自笑名場傀儡。

帝城花樣自序

昔神女魏夫人。隸春工。凡天下草木花片。數之多寡。色之青白紅紫。莫不於此賦形焉。王丹麓看花述異記。述夫人之語曰。美人是花真身。花是美人小影。以汝惜花。故得見此。緣殊不淺。余作辛壬癸甲錄。錄五人。長安看花前記。記七人。長安看花記。記八人。長安看花後記。記七人。百花齊放。皇州春色。盡屬春官矣。

既各爲之小傳。乃考其大凡。爲目錄曰。帝城花樣。他日走馬長安者。可以依樣求之矣。

帝城花樣後序

余作寓公五六年。遂有燕市酒人之目。案頭置一簿。日赴歌樓聽曲。夜歸則書歌曰。某日某部在某園某人演某劇。大題帶端。及時行樂。排日還之一時妙選。可按籍而稽。古人有樓羅歷。月旦評。殆合而爲一焉。既於丙申夏。爲長安看花記。今丁酉二月。後補撰看花前後記。及辛壬癸甲錄。合成一帙。即以此八字冠其首。不忘初志也。擬人說夢。一何可笑。綺語罪過。知難免法秀之詞。然飛鴻踏雪。留此一重爪痕。日下舊聞。正不容闕此外編耳。

書長安看花前後記辛壬癸甲錄後

道光丙申。奉試報罷。余出居保陽。有小伶翠翎。新自京師來。眉目楚楚如畫。問其齒曰十五。字曰韻琴。荷韓春臺部。邀余在都時。固未之識也。酒半。捧執扇乞填詞。書柳梢青一曲付之。曰。記否相逢。春山寶裏。春水波中。聚馬樓臺。藏鴉門

帝城花樣

香豔叢書

巷。歸燕簾櫳。好春牛怕忽。歌扇底芳心自同。盡尾杯深。紅牙拍緊。沈醉東風。既而囁嚅西匿。華燈偏張。催花傳箭。豪飲連日。酒酣相與縱論。春明門內人物。乘醉捉筆。爲長安看花記一冊授之。嗟夫。僕年三十矣。萬里未歸。二毛將及。每念陳同甫。華燈縱博。雕鞍馳射之語。能不怦怦。唐人王之渙。與高適。王昌齡。旗亭畫壁。至雙雙發聲。唱黃河遠上白雲間之句。拊掌曰。田舍奴我豈妄哉。諸伶羅拜。盡醉乃罷。此千古美談也。僕以貧俗之累。久作寓公。走馬燕臺。無過藉彼柔情。銷我豪氣。而任性疎脫。不自羈檢。雖不至如翁叔元。遽遭怡園爆竹災面。而黃仲則粉墨淋漓。歌哭登場。秀師拈槌。堅拂。見詞者屢矣。嘗自署大門曰。南國衣冠。西京輪蓋。東山絲竹。北海壺觴。尋復易之曰。敢擬蓬萊誇白傅。聊將絲竹慰蒼生。又集宋人句。爲楹帖云。書卷五千誰入室。酒徒一半取封侯。聊將詞又集慢詞長句云。仗酒祇清愁。花銷英氣。羣樓吟縱家傳白璧。誰鑄黃金。江雲英雄習氣。豪傑初心。情見乎詞矣。中秋後。杖策盧龍塞上。邊關風月。感慨尤多。扶風豪士。歌不堪更讀。因自榜所居曰。夢俠室。九月三日。秋窗聽雨。用吳